

韻部例外演變對本字考索的啓發*

楊秀芳**

摘 要

本文利用韻部例外演變的線索，說明方言同源詞無法利用《切韻》系統解釋的原因，並由此建立其語音規則對應，以進行論證，考求本字。

「例外演變」指的是與《切韻》系統不同的演變途徑。「例外」而可用來作論證的依據，乃由於其他同源詞也有相同的演變，它們共同形成為某種規則性變化，因此可以建立語音的規則對應，據以考證本字。

本文利用韻部例外演變的線索，說明閩南語 tshiu7 nã5（樹林）之 nã5 本字為「林」，pe7（父親）本字為「父」，tua7 ke1（夫之母）本字為「大姑」，mẽ5 kak4（事物的隱微關鍵之處）本字為「芒角」。這樣的研究，增加了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語音知識，是利用尋音法考求本字的一種嘗試。

關鍵詞：韻部例外演變；語音規則對應；同源詞研究；閩南語

2022.08.22 收稿，2022.12.14 修訂稿收件，2022.12.19 通過刊登。

* 本文曾於 2022 年 7 月在國立中興大學舉辦之第二十屆國際暨第四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蒙與會學者切磋討論，復承兩位審查人提供修改建議，受惠良多，謹此一併申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

一、前言

方言承繼自古漢語，因各地歷史音變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方言。其中閩語自古漢語分裂的時間很早，又僻處南方，保有古漢語許多特徵，與其他方言形成較大的差異。

例如閩語白讀層將輕唇字讀同重唇，將知系字讀同端系，顯示白讀層早於「輕重唇二分」、「端知二分」的中古三十六字母時代，而其他方言承襲三十六字母的這兩項特徵，因此雖然閩語與其他方言都來自古漢語，但在這兩項聲母的表現上大有不同。

在韻的方面，閩語也有一些現象無法用中古架構解釋，但可以用中古以前的韻部系統或韻部演變來取得合理的認識。

比較上古韻部與漢魏晉南北朝的詩文押韻，可以得知上古韻部如何分合演變而形成《切韻》的架構。¹ 閩語有些同源詞的韻部演變與《切韻》系統不同，這樣的「例外演變」，使得這些同源詞音讀無法在《切韻》架構下獲得解釋。本文比較古韻部的分合演變條例，尋繹閩語這些同源詞的演變走向，而後在此脈絡下根據其語音規則對應，對本字作出合理的考證。

「例外演變」而可用來作論證的依據，乃由於還有其他同源詞也有相同的演變方向，它們共同形成爲某種規則性變化，因此可以建立語音的規則對應，據以考證本字。

以下第二節探討閩南廈門話 tshiu7 nã5（樹林）之 nã5 的本字。² 我們無法以《切韻》架構證明 nã5 來自古侵部「林」，但由於古侵部字從東漢末開始有逐漸併入談部的現象，因此本文推測閩語「林」和「三」一樣，都在白讀階段從古侵部演變併入談部，因此讀同談部的-ã韻母。據此可以推論 nã5 的本字爲「林」。

¹ 參見羅常培、周祖謨（1958），丁師邦新（1975），何大安（1981），周祖謨（1996），魏鴻鈞（2015），丘彥遂（2020）。

² 本文以 1、2、3、4、5、6、7、8 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置音節尾。必要時也標以調值。

第三節根據古魚部原本便有演變爲二等韻的條例，推測「父」字在《切韻》雖然演變爲三等韻，但閩語「父」的走向是例外演變爲二等韻，據此考證廈門話 pe7（父親）本字爲「父」。

第四節根據古魚部原本便有演變爲二等韻的條例，推測「姑」字在《切韻》雖然演變爲一等韻，但閩語「舅姑」之「姑」的走向是例外演變爲二等韻，據此考證廈門話 tua7 ke1（丈夫的母親）之 ke1 本字爲「姑」。

第五節根據古陽部原本便有演變爲二等韻的條例，推測「芒」字在《切韻》雖然演變爲一等韻，但閩南語「芒」字例外演變爲二等韻，因此「芒角」一詞讀 mē5 kak4。本文據此推論，考證 mē5 kak4（今借音寫作「眉角」）本字爲「芒角」。第六節爲結論。

二、古侵部「林」的例外演變³

廈門話稱樹木多的地方爲 tshiu7 nā5，一般寫作「樹林」。「林」屬《切韻》侵韻，「力尋切」。本字若爲「林」，則音讀 nā5 的聲母和聲調符合「力尋切」的規則讀法要求，詞義又與「林」相同，但問題是，廈門話侵韻除「林」之外沒有讀-a韻母者，欠缺同源詞語音規則對應的證據，無法證明其本字爲「林」。

下文將根據韻部例外演變的線索，說明 nā5 本字爲「林」。

上古韻部演變到中古，同一部的字會分化進入不同的韻，不同部的字也會合流進入同一個韻。例如古侵部一等字演變到《切韻》，大多入覃韻，但「三杉統喊」入談韻（舉平以賅上去，以下同）；⁴ 古談部一等字演變到《切韻》，大多入談韻，但「庵涵坎」入覃韻。

根據兩漢魏晉詩文押韻材料看，上古侵部字從東漢末、三國開始，逐漸有與談部字押韻的現象，到魏晉時期，古侵部字「咸」、「岳」、「摻」、「念」

³ 本節所論內容，曾經在 2010 年 7 月中研院語言所舉辦的「語言學卓越營」作為教材講授，但未曾正式出版。

⁴ 侵部一等「喊」字《切韻》讀「工覽反」。據龍師宇純《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喊」字《廣韻》作「喊」，別音「呼覽反」，《集韻》同。

便併入了談部，⁵ 後來進入《切韻》的咸、添韻。

除上舉諸字之外，屬古侵部這個演變走向的字又包括：古侵部一等字「三」、「衫」、「紬」、「喊」進入《切韻》談、敢韻，二等字「銜」、「衫」進入銜韻，「減」進入賺韻，以及三等字「潛」進入鹽韻等。

「三」、「銜」、「衫」廈門白讀韻母都是-ã，⁶ 與來自談部的談、敢韻字「擔藍籃膽敢揜」、銜韻字「監」、陷韻字「飴」、琰韻字「掩揜」同讀-ã韻母。⁷ 古侵部而演變進入侵韻的字，其廈門話規則讀法是帶-m 尾的鼻音韻，⁸ 「三」、「銜」、「衫」這少數古侵部字所以讀-ã韻母，便是因為東漢之後併入談部，發展為《切韻》談、銜韻，因此而與談部字的規則讀法共有相同的白讀-ã層次。

「林」古屬侵部，在《切韻》系統中，演變進入侵韻，因此文讀音為 lim5。lim5 是移借進入閩語的《切韻》架構下的文讀層讀音，若在廈門話原本的白讀層中，「林」的演變走向與「三」、「銜」、「衫」一樣，則「林」便會由於在東漢之後併入談部，因此而與談部字共有相同的白讀-ã層次。

「三」、「銜」、「衫」這些例證，提示一種可能性：廈門話白讀層「林」

⁵ 傅玄（公元 217-278 年）、嵇康（公元 223-263 年）、陸雲（公元 262-303 年）、郭璞（公元 276-324 年）都有侵、談通押的詩文材料。參見丁師邦新（1975:171-173）。

⁶ 廈門白讀為「三」sãl、「銜」kã5、「衫」sãl。

⁷ 閩南語 ã2 表示「覆蓋保護使人或物品靠向自己，以避免受外力侵擾」，含有「遮蔽」、「袒護」之義。例如母親以身體保護小孩，使免受責打；或是小孩以身體保護食物，唯恐被搶。參見 Douglas (1873:1)、周長禔 (1993:281)。本字當為「揜」或「掩」。《說文》曰「掩，斂也。小上曰掩。」段注「《釋器》圓弁上謂之簔。弁上當作掩上。」《說文》又曰「揜，自關以東取曰揜。一曰覆也。」段注「弁，蓋也。故从弁之揜為覆。凡《大學》揜其不善、《中庸》誠之不可揜，皆是。」《國語·魯語上》「掩賊者為藏」，韋昭注「掩，匿也。」《廣韻》「揜」有二讀：敢韻「烏敢切，手揜物也」、琰韻「衣儉切，說文曰自關以東謂取曰揜。一曰覆也。」「掩」亦讀琰韻「衣儉切」，釋義「閉取也。說文云斂也。小上曰掩。」據此可知，「揜」、「掩」音義皆同，《廣韻》「揜」字則除三等之外又多收一等的讀音。廈門話 ã2 詞義與「揜」、「掩」相同，語音上則白讀三等讀同一等，因此可推論本字應即為「揜」或「掩」。Douglas 辭典又收義近詞 ã5，台灣閩南語也是 ã2、ã5 兩讀並行。

⁸ 廈門話侵部字有-am、-iam 白讀層，以及-im 的文讀層韻讀。例如「淋」lam5、「飲(薄粥)」am2、「滲」siam3、「陰(半陰陽：兩性人)」iam1、「心」sim1、「林」lim5。

異於《切韻》系走向，在白讀階段便從古侵部「例外演變」併入談部，因此而與談部字一樣，白讀韻母爲-ã。「林」與「三」、「銜」、「衫」的差異，在於「三」是一等字，「銜」、「衫」是二等字，而「林」是三等字。閩南白讀層二等韻常讀同一等韻，三等韻也有讀同一等的白讀層次，⁹「林」讀 nã5 便屬於這個層次。

廈門話三等侵韻讀同一等者，都讀同覃韻的-am，如「淋」lam5、「飲(薄粥)」am2、「枕(木)」tsam2、「針」tsam1。¹⁰顯然「林」的讀同一等-ã，與讀同一等覃韻-am 的情況不同，而這正是由於「林」例外演變進入談部，因此與談部三等字「掩」(或「揜」)ã2/ã5 的三等讀同一等同樣，¹¹「林」也讀-ã韻母。

談部三等讀同一等-ã的字，雖然目前只看到「掩」、「林」二例，但與談部有陽、入對轉關係的葉部，其三等字「獵」在廈門白讀音爲 laʔ8，¹²也屬三等讀同一等的層次。合陽、入對轉的談、葉部一起看，可以得到更具系統性的認識。

總結來說，本文受「三」、「銜」、「衫」、「掩」、「獵」白讀音的啟發，推論廈門話「林」在白讀階段演變併入談部，因此與「三」、「銜」、「衫」、「掩」、「獵」共同形成一組規則對應，據此說明 nã5 本字爲「林」。

閩南雷州話與廈門話一樣，「林」也例外演變進入談部。對應於廈門的鼻化韻母，雷州話則是丟失了鼻化成分，因此「擔擔籃敢三」等字在雷州話都讀-a韻母。「山林」讀 sua33 lua33，¹³陰平字「山」變調讀爲 33 調，「林」則同化於「山」，不僅同讀 33 調，韻母也從-a 變爲-ua。由於 lua33 音讀特殊，詞典作者審慎以對，未標出漢字寫法。現在根據廈門話 nã5 本字爲「林」的認

⁹ 閩南白讀層三等韻讀同一等者，如「重(重量)」taŋ7、「長(長度)」tɕɿ7、「線」suã3、「掩」ã2 等。

¹⁰ 閩南白讀除 am 層次之外，另有 iam 的韻讀層次，例如「砧」tiam1、「滲」siam3、「陰」iam1 (「半陰陽」指兩性入)。「針」在泉系方言表現爲 am 層次，讀 tsam1；漳系方言表現爲 iam 層次，讀 tsiam1。又見注 8。

¹¹ 又見注 7。

¹² 參見 Douglas (1873:289)。「獵狗」讀 laʔ8 kau2。又 phaʔ4 laʔ8 表示「打獵」。

¹³ 參見張振興、蔡葉青 (1998:74)。

識，可以判斷雷州話 lua33 本字也是「林」。

雷州話白讀層覃談有別，覃韻讀-am，談韻讀-a，因此侵韻三等字「飲(薄粥)」am2 乃是三等讀同一等覃韻，而「林」讀-a 韻母，則跟談部的「掩」a5 一樣，三等讀同一等談韻。¹⁴ 雷州話文讀層則覃談不分，都讀-am。雷州話這些表現都跟廈門話一樣。

閩北建甌話「樹林」tshiu7 lan3 之 lan3 同樣是三等讀同一等的白讀音，¹⁵ 不過-an 韻母是覃談韻共同的表現，看不出「林」lan3 是否經歷過例外演變。根據歷史比較的觀點，可以推論建甌話「林」lan3 也經歷相同的例外演變，只因後來覃談合流，lan3 的特殊性遂隱而不顯。

三、古魚部「父」的例外演變

古代「父」是對父親的通稱。《爾雅·釋親》曰：

父為考...父之考為王父...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兄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方言間則又各有不同的名稱。西漢揚雄《方言》卷六曰：

叟、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叟，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

三國曹魏張揖所作《廣雅》則曰：

翁、公、叟、爸、爹、耆，父也。

¹⁴ 參見張振興、蔡葉青(1998:54)。詞典解釋為「佔、包攬」，「a5 食」即「佔食」，表示佔著不肯拿出來跟別人分食。

¹⁵ 閩北建甌話古濁母平聲今讀陰去調。參見李如龍、潘渭水(1998:160)。

《說文》未收「爸」字，但《廣雅》已收，可知三國曹魏之時已有「爸」的稱呼。

清人方以智總結文獻及見聞，於《通雅》卷十九「稱父不一」項下曰：

古人稱父祖或曰公。…今吳下稱父多曰老相。自江北至北方曰老子，其曰爺、曰爹者通稱也。韓退之祭女挈文注「爹，徒可切。」南史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火。」其韻固當音妥。方言「周秦晉隴謂父為翁。」今人作書與子，亦自稱阿翁，稱人之父亦曰乃翁。…隋回紇傳以父為多。…唐韻「爹，羌人呼父也。」讀若遮。…閩以父為郎伯。方言曰「尊老謂之叟，或謂之父。」

清人鄭珍《親屬記》卷上則曰：

父曰公、曰翁、曰叟、曰社、曰爸、曰爹、曰爺、曰尊老、曰莫賀、曰郎罷。

這些稱謂可大別為三類：一是「翁」、「爺」、「叟」這類「老稱」，二是「多」、「爹」、「爹」這類發舌尖聲母者，三是「郎伯」、「郎罷」、「爸」這類發雙脣聲母者。

「爸」讀脣音聲母，「父」也讀脣音聲母。王念孫《廣雅疏證》曰「爸者，父聲之轉。」《疏證》之意，是否表示「爸」來源自古魚部「父」？然則從「父」到「爸」的演變過程如何？

透過以下的探討，本文將說明「爸」是古魚部「父」經由韻部例外演變讀二等韻的方言音讀，「爸」來源自古魚部「父」。

至於「伯」與「罷」，《通雅》曰「閩以父為郎伯」。「郎伯」如果是「伯」代「父」的借稱，¹⁶ 則無需為「伯」作本字的考證；但如果「郎伯」不

¹⁶ 例如某些方言稱父親為「叔」，稱母親為「姨」。

是借稱，而「伯」字詞義與「父親」不同，則這顯示「伯」字爲方言的表音俗寫。

「郎罷」見於唐人顧況《囀》詩。顧況自注「囀，音蹇。閩俗呼子爲囀，父爲郎罷。」「罷」字詞義與「父親」無關，顯示「罷」也是方言的表音俗寫。

爲「爸」字作音，最早的是原本《玉篇》，音「蒲可反」。¹⁷ 較之稍晚的隋曹憲《廣雅》音則作「步可反」。兩者都讀並母上聲哿韻。「爸」的這項讀音爲後來的韻書收錄：《切韻》哿、果韻開合不分，讀「蒲可反」；《廣韻》承《切韻》而收在果韻，標「捕可切」；《集韻》也收在果韻，標「部可切」。韻書反切用字雖異而音皆同。《集韻》除此之外，又新增幫母去聲禡韻「必駕切」一讀，釋義「吳人呼父曰爸」。

韻書收字，兼包「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從《集韻》「必駕切」釋義「吳人呼父曰爸」來看，這一讀取自當時的方言，與承自《玉篇》的「部可切」，兩讀並陳。本文以爲，這兩讀具有演變的關係。以下（一）（二）說明持此看法的理由。

（一）《玉篇》「爸」注音「蒲可反」，從字形結構看，爲「從父，巴聲」的後起形聲字。「巴」讀二等韻，《玉篇》卻用一等「可」作下字，這個不合常軌的反切應當如何理解？應當從「巴聲」來判斷「爸」讀二等韻母，還是應當從下字「可」來判斷「爸」讀一等韻母？

根據董同龢先生的擬測，《切韻》歌戈韻讀後元音 α ，麻韻讀前元音 a ，兩者讀音極爲接近。¹⁸ 由於切語上字與下字常常互相影響，造成不合常軌的反切，¹⁹ 本文以爲，「蒲可反」雖用「可」作下字，然而在實際音讀上，「爸」的韻母並不讀後元音 α ，它受唇音聲母發音部位[+前]的影響，趨前讀成了前元

¹⁷ 《玉篇》作者顧野王（公元 519-581 年）生當南朝中晚期，較之《切韻》成書的公元 601 年更早。原本《玉篇》已經亡佚，空海《篆隸萬象名義》保留原本《玉篇》的規模體制，本文之「爸」字資料摘自呂浩《篆隸萬象名義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39。

¹⁸ 參見董同龢《漢語音韻學》頁 173、174。

¹⁹ 例如霰韻「縣」爲合口讀，本當取合口字作下字，卻因取了合口字「黃」爲上字，因此誤取開口字「練」作下字，造出「黃練切」這個不合常軌的切語。

音 a。《切韻》因其下字爲「可」而收在哿韻，但「蒲可反」卻恐怕應該讀二等馬韻。

這樣的解釋，可以合理說明爲何造出這個不合常軌的切語，但若反過來根據下字「可」而說「爸」讀一等韻母，卻無法合理解釋爲何一等讀音要找個二等字「巴」作聲符。²⁰ 因此本文以爲，比較合理的看法應該是「爸」與「巴」一樣讀二等韻。

(二) 承上所作推論，《玉篇》「爸」實際應讀「並母上聲馬韻」。《集韻》「必駕切」與它是否有演變的關係？

漢語在中古之後發生「全濁清化」、「濁上歸去」的變化。《集韻》編成於北宋仁宗寶元二年（公元 1039 年），當時方言已有這兩種音變，例如唐代不少文獻已經能見到濁上歸去的現象，²¹ 邵雍（公元 1012-1077 年）《皇極經世書·聲音倡和圖》收字安排也看得到全濁清化的痕跡，並且又與官話方言的清化規律相同。²²

這兩種音變的影響極其深遠，及於絕大多數方言。以今天佔地最廣的官話方言來說，全濁聲母清化後，平聲讀同次清，仄聲讀同全清，去聲一般不分陰陽。因此，在官話類型的方言裡，「並母上聲馬韻」這一讀，通過「全濁清化」、「濁上歸去」音變後，將讀爲「幫母去聲禡韻」。這與「必駕切」音讀正好吻合。

²⁰ 「蒲可反」若實際讀一等韻，則大可從一等歌戈韻找唇音聲母字（如「波跛」）來作聲符。

²¹ 周祖謨〈關於唐代方言中四聲讀法的一些資料〉指出，唐代有些方言的上聲全濁聲母字已經不讀上聲而讀去聲，例如白居易《琵琶行》（公元 816 年作）上聲全濁聲母字「部」「婦」二字與去聲字「住、妒、數、污、度、故」押韻；又昭宗時（公元 888-904 年在位），李涪因洛陽音上聲全濁與去聲全濁不分，批評《切韻》爲「吳音乖舛」，不應將上聲全濁聲母字「很、辯、舅、皓」與去聲全濁聲母字「恨、弁、舊、號」分列。又根據《悉曇藏》等資料，綜合得出結論，指出唐代方言平上去入四聲已經因聲母清濁之異而各分兩個調類，跟現代吳語粵語的四聲各分陰陽相似。參見周祖謨《問學集》，上冊頁 494-500。

²² 周祖謨〈宋代汴洛語音考〉指出，「近揆」與「乾訕」皆屬全濁群母，而《皇極經世書·聲音倡和圖》以仄聲之「近揆」與見母相配，以平聲之「乾訕」與溪母相配，說明邵雍方言的全濁仄聲已讀同全清，全濁平聲已讀同次清，與現代官話方言語音正相吻合。參見周祖謨《問學集》，下冊頁 591。

《集韻》成書於北宋，說吳人稱父親爲「爸」，音讀「必駕切」。這個「吳」應該不是指保留全濁聲母的吳方言，因爲「必駕切」已經清化讀幫母；比較可能的是指通行在江淮之間的一種官話類型方言。

按：南吳太祖楊行密受封於廣陵（今揚州），稱吳王，《宋代傳奇集·聶師道》便稱楊行密所轄爲「吳朝」，稱廣陵一帶爲「吳境」。據此可知，五代、北宋時期所稱的「吳」，範圍應該還包括淮南一帶。

結合以上（一）（二）來看，說《集韻》「必駕切」與《玉篇》的「爸」具有語音演變關係，應是可以成立的。

以下說明「爸」來源自古魚部「父」，因「父」例外演變讀二等韻，遂另造「從父，巴聲」二等讀法的形聲字。

上古魚部陰聲字演變進入《切韻》的一等模姥暮韻、二三等麻馬禡韻、三等魚語御虞虞遇韻，其中「父」字進入虞韻，《切韻》標「扶雨反」，讀全濁奉母上聲。

從兩漢魏晉詩文押韻材料看，上古屬魚部的「家下牙馬」等字在東漢時期併入歌部二等，後來成爲《切韻》的麻馬禡韻；「父」則直到魏晉時期仍屬魚部，後來進入《切韻》虞韻。²³ 本文以爲，「父」除了演變進入《切韻》虞韻外，還在某些方言與「家下牙馬」等字一樣，也併入歌部二等。「父」的這項例外演變，產生了《玉篇》的「爸」一讀。

演變爲二等韻的「父」不具輕唇化條件，因此不會如《切韻》虞韻「父」一樣讀輕唇奉母。根據《切韻》「父」的「扶雨反」讀音折合，可知二等韻這一讀屬「並母上聲馬韻」。這也就是《玉篇》「爸」實際讀並母上聲馬韻的緣故。

以下說明閩語「父親」一詞的本字爲「父」。

《切韻》「父」收在虞韻。虞虞遇韻的廈門話規則讀法，白讀-ɔ 韻母，文讀-u 韻母，如「夫扶扶脯斧傳雨芋」都是這樣的表現。「父」字文讀 hu7，但口語稱父親卻並非 *pɔ7，而是 pe7。因此若根據《切韻》考求，「父」與 pe7

²³ 參見羅常培、周祖謨（1958:154），丁師邦新（1975:76）。

並沒有語音規則對應的關係。

如上所述，本文懷疑上古魚部「父」在某些方言與「家下牙馬」等字一樣，於東漢時期併入歌部二等，後來成為麻馬禡韻。在這個假設之下，不僅《玉篇》「爸」獲得語源上的解釋，閩語「父親」一詞也因此得以考知來源。

廈門話的麻馬禡開口二等白讀韻母為-e，如「家下牙馬」都是這樣的表現。東漢時期併入二等歌部而讀「並母上聲馬韻」的「父」，於廈門話來說，其白讀韻母也會有同樣的規則讀法。在經歷「全濁清化」、「濁上歸去」音變後，廈門話便反映讀為 pe7。

閩南雷州話能區分陽上與陽去，稱繼父為「後父」au6 pe6，²⁴ 調讀陽上，韻母-ε 是麻韻的規則讀法，與廈門話 pe7 一樣，來自「並母上聲馬韻」的「父」。

閩東福州話「父親」稱 pa7，如 pa242(→53) nε33（父親和母親）。²⁵ 韻母-a 是麻韻的規則讀法，調為陽去，與廈門話 pe7 一樣，也來自「並母上聲馬韻」的「父」。

廈門話、福州話全濁上聲字都讀同陽去，因此「父」分別讀 pe7、pa7；雷州話能區分陽上與陽去，全濁上聲字讀陽上，因此「父」讀 pe6。這項聲調的差異絕非偶然，尤其可證明閩語「父親」一詞來自古漢語唇音全濁上聲的「父」，而不是南方非漢語或其他外來語的借詞。²⁶

如上所述，從「並母上聲馬韻」演變讀為「必駕切」，主要是官話類型去聲不分陰陽的方言。由於「必駕切」讀陰去調，與廈門話 pe7、雷州話 pe6、福州話 pa7 聲調均不相合，可知《集韻》這個「爸」並非閩語的紀錄。

查考漢語方言「父親」一詞的語料，原本稱「爹」、稱「爺」者，普遍又

²⁴ 參見張振興、蔡葉青（1998:189）。

²⁵ 參見馮愛珍（1998:55）。

²⁶ 廈門話、福州話「父親」一詞都讀陽去調，而雷州話讀陽上調，方言間呈現這種差異，是因為來源詞為全濁上聲字「父」。按：全濁上聲字在廈門話、福州話規則演變為陽去調，雷州話則規則演變為陽上調。因此廈門話、福州話全濁上聲字「父」讀陽去調，而雷州話讀陽上調，這項聲調的差異，背後有漢語歷史音變規律作為支撐，具有堅強的理據。若以為這項音讀是來自南方非漢語或其他外來語的借詞，則廈門話、福州話與雷州話之間，應該不可能正好呈現為這樣的聲調差異。

紀錄有「爸」的新式稱呼，疊積為不同的詞彙層次。例如萍鄉話舊稱「爺爺」，也有少數人叫「爹爹」，背稱多叫「爺老子」；「爸爸」則是後起的稱呼。²⁷ 徐州話稱「答答」，現在也叫「爸爸」。²⁸ 南京話新派叫「爸爸」，老派叫「爹」。²⁹ 牟平話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稱「爹」，「爸爸」則是七十年代新興的稱呼。³⁰ 建甌話稱「爹」，新派稱「爸爸」。³¹ 福州話除稱「父」pa7 之外，舊時（和郊區）稱「爹」，今多說「爸」。³² 廈門話稱「爹」tia1、³³ 稱「父」pe7（白讀）、hu7（文讀）之外，又稱「阿爸」a1 pa3。³⁴ 「爸」pa3 讀陰去調，是來自「必駕切」的文讀音。³⁵

以上方言的這些口語借詞「爸」常以重疊式出現，聲調多有變化，難以考察是否原屬陰去調。不過廈門話變調只發生在詞組前字，後字則一般讀單字調，因此 a1 pa3 的 pa3 原為陰去調應是可以確定的。³⁶

總結來說，古魚部「父」的韻部演變有兩種途徑：一在《切韻》系方言演變為三等虞韻，另一是某些方言在東漢時期演變為二等歌部，後來進入麻馬禡韻。《玉篇》「蒲可反」、《集韻》「必駕切」，都是第二種演變途徑留下的音讀紀錄。閩語保留了第二種演變途徑的早期痕跡（廈門話白讀 pe7），後來又借入第二種演變途徑的「必駕切」讀音（廈門話文讀 pa3），以及第一種演變途徑的文讀音 hu7。pe7、pa3、hu7 各是來自不同演變、不同時期的「父」的

²⁷ 參見魏鋼強（1998:77）。

²⁸ 參見蘇曉青、呂永衛（1996:86）。

²⁹ 參見劉丹青（1995:52）。

³⁰ 參見羅福騰（1997:114）。

³¹ 參見李如龍、潘渭水（1998:44、49）。

³² 參見馮愛珍（1998:99）。

³³ 參見 Douglas（1873:493）。

³⁴ 參見 Douglas（1873:354）。今日又稱「爸爸」pa44 paʔ32、pa11 pa13，則是更晚由國語傳入的說法。

³⁵ 讀 a1 pa3 雖然是口語習見，但比較同韻「把」的文讀 pa2/白讀 pe2 來看，pa3 讀韻母-a，應屬文讀層。

³⁶ 「阿爸」也有 a1 pa1、a1 pa5 等變稱。這些口語變讀是後來的個別表現，Douglas 紀錄的讀音 pa3 應該比較接近原型。

音讀。³⁷

古漢語魚部「父」爲通稱，與方言的各種異稱並行。「父」字例外演變讀爲二等韻的「爸」，「爸」於今仍然是漢語方言的主流，覆蓋在許多方言的舊有異稱之上。可以說，經過這千百年來的歷史發展，「父」並未消失，他以字形「爸」的二等韻讀姿態，繼續成爲今天漢語的通稱。

四、古魚部「姑」的例外演變

上古「姑」不僅用來稱父親的姊妹，也用稱丈夫的母親，音讀相同，《經典釋文》並未作音注的區別。

前者例如：

（1）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注：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注：宋元夫人，平子之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生子」指「生女兒」。《正義》曰「公若，即平子之叔父也。不言平子之姑，而云公若之姊，明公若是平子庶叔，此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也。」季公若與小邾夫人同母所出，爲季武子庶子，是季平子的庶叔與庶姑。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宋元夫人與季平子是姑表姊弟的關係。

小邾夫人與季平子之父均爲季武子庶出之子，因此小邾夫人是季平子父親的姊妹，季平子遂稱小邾夫人爲「姑」。《爾雅·釋親》便曰「父之姊妹爲姑」。

後者例如：

（2）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注：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

³⁷ 《廣韻》「伯」在陌韻，標「博陌切」；「罷」在蟹韻，標「薄蟹切」。「伯」、「罷」都是雙唇聲母的讀法，韻則同屬二等韻，董同龢先生擬測陌韻讀ɓ元音，蟹韻讀æ元音。方言俗寫多半只求音近，借「伯」、「罷」之字來寫這個二等讀法的「父」，也是極有可能的。

生男。」【注：兄弟之妻相謂姒。】（《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這段經文說的是，叔向之母警告叔向，若娶申公巫臣之女將會招致禍害，但叔向不得不曲從平公而娶之，生伯石。伯石剛生的時候，叔向的兄嫂（即子容之母）去稟告「姑」（即叔向之母），說大弟婦（即叔向之妻）生的是男孩。此處「姑」指丈夫的母親。

（3）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緝、笄、總，衣紳。

【注：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禮記·內則》）

這段經文說女子出嫁之後，侍奉公婆要像在家侍奉父母一樣，每日晨起，儀容行止諸事均不可懈怠。

《爾雅·釋親》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既用來稱呼父親的姊妹，又用來稱呼丈夫的母親；「舅」既用來稱呼母親的兄弟，又用來稱呼丈夫的父親。以同一稱謂稱呼不同的對象，在親族龐大、關係複雜的古代並不少見。³⁸

舊題西漢焦贛所撰《易林》稱夫之父母為「姑翁」：

（4）執斧破薪，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迎斯須，色比毛嬙，姑翁悅喜。

（《易林·小過之益》）

後來文獻以「家翁」、「家官」稱夫之父母。請看以下諸例。

沈約在齊武帝永明五年（公元 487 年）奉詔撰《宋書》，其〈孫棘傳〉記載兄弟爭死的故事中，棘妻稱棘母為「大家」：

³⁸ 《爾雅·釋親》曰「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郭注「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

(5) 孫棘...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為諮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毗隸，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宋書·孫棘傳》）

孫棘之父早逝，因此棘妻所說「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之「大家」必指孫棘之母，而非泛稱家中尊長。

(6) 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晉書·列女傳·孟昶妻周氏》）

(7) 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隋書·長孫平傳》）

(8) 若是家翁在上，伯叔性難，晝夜不憚劬勞，旦夕常懷憂懼，衝寒受熱，蓋是尋常。（《敦煌變文集·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9) 新婦聞之方割股，阿家喫了得疾平。（《敦煌變文集·孝子傳》）

(10) 家明俳戲，為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注：江浙謂舅為官，謂姑為家】（《南唐書·李家明傳》）³⁹

例（6）「大家」即指夫之母。例（7）（8）「家翁」指「夫之父母」。例（9）「阿家」指「夫之母」。例（10）「自家官」、「自家家」之「自家」指「自

³⁹ 《南唐書》共有三部，這一部為北宋馬令所撰。另兩部撰者分別為北宋胡恢及南宋陸游。

己」，「官」指「夫之父」，「家」指「夫之母」。

如下例（11），溫庭筠（公元 801-866 年）《陳義郎》一文敘事用「姑」字指稱「夫之母」，但紀錄口語對話則用「大家」，顯示當時「姑」與「大家」古今文言口語並用，尤能證明「姑」與「家」乃同指一人：

（11）天寶中，彝爽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啟姑曰「新婦七八年，溫清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息婦。」其姑亦哭。（《唐五代傳奇集·陳義郎》）⁴⁰

其餘「交刀」、「剪刀」並用，「新婦」、「息婦」並用，也顯示詞彙層次疊加的語言實況。

稱「大家」的，還有一種是：據《後漢書》記載，東漢和帝（公元 79-106 年）數召班昭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號曰「大家」。又《後漢書·皇后紀》記載東漢順帝朝，虞美人稱「大家」，曰「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資治通鑑》卷四十八「東漢和帝永元十四年」下，胡三省注曰「家，今人相傳讀曰姑。…大家者，宮中相尊之稱也。」這是說，南宋有方言將宮中相尊之稱號「大家」讀為「大姑」。「大姑」作為「大家」一詞的方言異讀，顯示「姑」與「家」是同一個詞的兩種不同音讀。

經下文探討，本文推測，南宋方言相傳所稱的「姑」，應該是古語「姑」在南宋某些方言的音讀。換言之，宮中相尊之稱號「大家」，來源自「大姑」。按：漢語親屬稱謂詞常見施加於非親屬人物，古籍所稱「亞父」、「尚父」、

⁴⁰ 參見《唐五代傳奇集》，李劍國輯校，頁 1896，北京：中華書局。據輯校所得，「受」或本作「授」，「息婦」或本作「新婦」。按：「息婦」即「子婦」，後來再加偏旁「女」而成「媳婦」。又，「交刀」即「剪刀」，剪刀而曰「交刀」，取其兩刀相交之義，後來再加偏旁「金」成為「鉸刀」。閩南語 ka1 to1 本字應即為「交刀」。

「漂母」，都是將親屬稱謂詞泛化，以表對人的敬重或親近之意。宮中對班昭、虞美人尊稱「大家(姑)」，估計就是這類親屬稱謂詞泛化的用法。⁴¹ 由於當時這種稱呼的「大姑」音同「大家」，因此史籍記載為「大家」。

「大家」一詞，又見於《尚書·梓材》及《左傳》等早期文獻，指卿大夫之家，引申可指豪門巨室。班昭為曹世叔妻，以其博學多才受敬重而尊為「大家」；又有后妃虞美人被抑不得登位，宮中尊之為「大家」。由此來看，這是因個人才德而給的尊號，並非因班昭及虞美人家族顯赫的緣故。退一步說，《尚書·梓材》的這類「大家」，雖然可能引用用來尊稱受敬重的個人，但卻只有「曹大家」這類用法才有讀為「姑」的現象。綜合以上幾種觀察角度，本文傾向於認為「曹大家」之「家」並非「家族」或「門派」之義，「家」字是借音的寫法，本字是用來尊稱婦女的「姑」，其稱號與《尚書·梓材》的「大家」並無關係。

那麼，何以原本的「大姑」會在東漢時期音同「大家」，以致《後漢書》記載為「大家」？此外，上古稱「夫之母」為「姑」，何以《宋書》改稱「家」？

以下根據韻部分合演變的線索，推論「夫之母」及尊稱婦女的「家」都是古魚部「姑」字例外演變的結果。

「姑」字上古屬魚部，演變進入《切韻》的一等模韻，讀「古胡反」。

如上節所述，根據兩漢魏晉詩文押韻材料看，古魚部「家下牙馬」等字在東漢時期併入歌部二等，後來進入《切韻》的麻馬禡韻。⁴² 本文以為，「姑」除了在《切韻》系演變讀一等「古胡反」之外，稱「夫之母」的「姑」與「家下牙馬」等一樣，併入歌部二等，例外演變而讀麻韻。尊稱婦女的「姑」，也在某些方言與「家下牙馬」等一樣，併入歌部二等，例外演變而讀麻韻。⁴³ 從

⁴¹ 現代方言普遍以「阿姨」稱呼與母親年齡相若的婦女，以「叔」、「伯」稱呼父執輩的男性，也是同樣的語言現象。

⁴² 參見羅常培、周祖謨（1958:154）。

⁴³ 稱「父之姊妹」的「姑」沒有讀為二等韻，只有「夫之母」與尊稱婦女的「姑」走了與《切韻》系不同的演變路線而併入二等歌部。這三種用法中，「夫之母」與尊稱婦女的「姑」發生韻部的例外演變，因此而與「父之姊妹」在音義上做出區隔。

「古胡反」折合過來，這個二等讀法的「姑」應讀「古牙反」，音同於「家」，因此文獻假借寫為「家」字。《宋書》稱夫之母為「家」，以及《後漢書》以「大家」尊稱班昭及虞美人，都是「姑」字例外演變併入二等歌部的結果。

曹大家班昭的文獻證據，顯示這種用法的「姑」在東漢便例外演變併入二等歌部，東漢和帝宮中才可能稱之為「大家」。至於南宋有方言相傳讀「曹大姑」，則是由於東漢時期有些方言將尊稱婦女的「姑」字讀與《切韻》系一致，並未例外演變併入二等歌部，因此這些方言流傳到南宋也仍然讀「古胡反」的「姑」。

以目前所見，稱「夫之母」為「家」的最早文獻是南北朝之初的《宋書》，但遠在東漢時期，尊稱婦女的「姑」便已例外演變讀為「家」。「夫之母」與「婦女的尊號」固然不是同樣的指稱，但東漢時期既已有將「姑」讀為「家」的語言現象，則「夫之母」的「姑」有可能也同時讀為二等歌部，如此也才有可能接著演變到中古讀為二等麻韻，使《宋書·孫棘傳》、《晉書·列女傳》等文獻皆為之寫作「家」字。

廈門話稱丈夫的母親為 tua7 ke1 或 ta1 ke1，⁴⁴ 一般寫為「大家」。如上所述，稱夫之母的「家」，其本字為古魚部「姑」，因例外演變併入二等歌部而讀「古牙反」。「古牙反」在廈門話白讀層的規則讀法，聲母為 k-，調為陰平，韻母為-e，因此讀為 ke1，音同於「家」。

「丈夫的母親」在福州話變調後稱為 tai55 (k)a55，詞典寫作「臺家」，也寫作「大家」，⁴⁵ 韻母-a 是二等麻韻的規則讀法。雷州話稱「家婆」ke1 po5，⁴⁶ 韻母-ε 為二等麻韻的規則讀法。這些閩方言跟廈門話一樣，稱夫之母都來自上古的「姑」。

五、古陽部「芒」的例外演變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將閩南語 mē5 kak4 寫作「鉞角」，義項有四：

⁴⁴ 參見 Douglas (1873:200)。ta1 ke1 大約是 tua7 ke1 的音變結果。

⁴⁵ 參見馮愛珍 (1998:150)。

⁴⁶ 參見張振興、蔡葉青 (1998:120)。

(1)指物品的銳角或轉角部分，(2)文字筆畫的勾折處，(3)引申為事情的原則、範圍、輕重關鍵，(4)比喻事物細小而且緊要的部分。

「𦏧」指刀刀的鋒利之處，未見於《說文》，為「芒」的後起字，由於指涉刀刀而在「芒」上再加偏旁「金」。以下說明閩南語 mē5 kak4 本字為「芒角」。

《禮記·月令》記載春神名「句芒」，鄭注指出其命名之義在於「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草木初生萌芽，彎曲而纖細，向上伸出的尖端便是「芒角」。由於芒角纖細而突出，常用來形容物體銳利的邊緣或轉折的尖角，因此「芒」可複合為「鋒芒」、「芒刃」，指稱銳利的刀尖或刀口。「芒角」一詞又引申指筆鋒。如：

(12) 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南朝梁武帝《答陶弘景書》)

也引申指人的鋒芒或銳氣。如：

(13) 石先生芒角太高，常宜寬之。(宋范仲淹《與朱校理書》)

例(12)是拿「芒角」來比喻物的形體特徵，例(13)則用來比喻人的性格或行事特徵，前者具體而後者抽象。

草木芒角雖然纖細，但卻是成長的發端，引申更可表示事物發展的端倪：

(14) 這老頭兒雖說粗豪，卻是個久經世故的，須是不露一點芒角，才得引出他的真話來。(《兒女英雄傳》)

閩南語用「芒角」mē5 kak4 比喻隱微但具有關鍵地位的細小事物，與例(14)用法相同。在「芒角」的這類用法中，「隱微」和「關鍵」可說是最重要的兩個語義成分。

新聞評論節目中，有位評論員說「你要會看新聞邊邊角角的地方」，意思是說，隱身在新聞邊緣的事件，常常具有關鍵性地位，要學會去觀察。所說「邊

邊角角」，便很接近閩南語的 mē5 mē5 kak4 kak4，這些邊緣的小事是「隱微」的，同時也是「關鍵」的。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分析的 mē5 kak4 四個義項，都可以從《禮記·月令》鄭注「芒角」之說得到解釋。義項(1)(2)指涉具體之物，來自草木芒角形體特徵的引申。義項(3)(4)體察草木芒角所內蘊的「隱微」及「關鍵」之義，引申出富有人文意義的用法。

以下探討「芒」與 mē5 的語音關係，從音韻角度說明「芒」如何可能是 mē5 的本字。

事實上，mē5 kak4 只是漳系的發音，泉系則讀為 mī5 kak4。「芒」字來自上古陽部，演變進入《切韻》唐韻，而唐韻在閩南漳/泉方言卻並沒有 -ē/-ī 的規則讀法，因此用《切韻》架構無法解釋本字為「芒」的問題。

漳/泉方言的二等庚韻白讀韻母為 -ē/-ī，其中「彭盲更坑」等字來自古陽部。這個線索引導我們思考：「芒」是否跟「彭盲更坑」等字一樣，從古陽部演變成了二等庚韻，因此讀 mē5/mī5？

古陽部字演變進入《切韻》的一等唐蕩宕韻、二三等庚梗映韻、三等陽養漾韻。其中「芒」字演變為《切韻》唐韻，讀「莫郎反」。但如果「芒」演變成二等韻，那麼這就是異於《切韻》系的例外演變了。

根據兩漢魏晉詩文押韻材料看，上古陽部有「彭猛行衡坑」等字在東漢時期併入二等耕部，一路演變，成為《切韻》的二等庚韻。⁴⁷ 本文以為，閩南語「芒」跟「彭猛行衡坑」等字一樣，也在東漢時期併入二等耕部，演變讀同庚韻字。這個二等「芒」的音讀，從「莫郎反」折合過來，相當於「武庚反」。

就「武庚反」的聲、韻、調條件來說，漳/泉方言的白讀音正是 mē5/mī5。因此，音韻上的證據也足以說明「芒」是 mē5/mī5 的本字。

古陽部字「盲」是一個可用來參照比較的字。「盲」字未出現作韻腳，因此不在兩漢魏晉詩文的韻譜之中，但「盲」後來進入《切韻》二等庚韻，它應該是跟「彭猛行衡坑」等一樣，也併入二等耕部，因此成為《切韻》的二等庚

⁴⁷ 參見羅常培、周祖謨（1958:191），丁師邦新（1975:130、131、245）。

韻字。閩南漳/泉方言「盲」讀 mē5/mī5，⁴⁸ 這個讀音，說明閩南漳/泉方言陽部字「盲」的韻部演變走向與《切韻》系一致，是二等庚韻的規則讀法。

「盲」在某些方言的韻部演變與《切韻》系不同，並未進入二等庚韻，而是例外演變為一等唐韻，讀同「忙」。現代北方漢語「盲」讀一等韻，音同「忙」，便是經歷了例外演變的結果。

六、結論

本文利用韻部例外演變的線索，說明方言同源詞無法利用《切韻》系統解釋的原因，並由此建立其語音規則對應，以進行論證，考求本字。

「例外演變」指的是與《切韻》系統不同的演變途徑。「例外」而可用來作論證的依據，乃由於其他同源詞也有相同的演變，它們共同形成為某種規則性變化，因此可以建立語音的規則對應，據以考證本字。

本文利用韻部例外演變的線索，說明閩南語 tshiu7 nā5（樹林）之 nā5 本字為「林」，pe7（父親）本字為「父」，tua7 ke1（夫之母）本字為「大姑」，mē5 kak4（事物的隱微關鍵之處）本字為「芒角」。這樣的研究，增加了我們過去所不知道的語音知識，是利用尋音法考求本字的一種嘗試。⁴⁹

⁴⁸ 例如表示「目不能視」的「青盲」讀 tshē1 mē5 / tshī1 mī5。

⁴⁹ 梅祖麟先生〈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指出研究方言本字的方法可以歸納為「覓字」和「尋音」兩種。「尋音」法是去建立原先不知道的語音規則對應，藉此以考求方言本字。

引用文獻

一、近人論著

- 丘彥遂，2020，《南北朝詩歌韻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李如龍、潘渭水，1998，《建甌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何大安，1981，《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灣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 周長楫，1993，《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周祖謨，1966，《問學集》，臺北：知仁出版社。
- 周祖謨，1996，《魏晉南北朝韻部之演變》，臺北：三民書局。
- 馮愛珍，1998，《福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張振興、蔡葉青，1998，《雷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梅祖麟，1995，〈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頁 1-12。
- 董同龢，1973，《漢語音韻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劉丹青，1995，《南京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龍宇純，1968，《唐寫全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校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魏鋼強，1998，《萍鄉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魏鴻鈞，2015，《周秦至隋詩歌韻類研究》，臺北市立大學博士論文。
- 羅常培、周祖謨，1958，《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 羅福騰，1997，《牟平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蘇曉青、呂永衛，1996，《徐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Douglas, Cars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Special Publications

No.65.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Republic of China.

二、網路資料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yanghf@ntu.edu.tw

How Exceptional Developments of Final Categories Reveal a Way of Identifying Cognates

Yang, Hsiu-F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show the reason why regular reflexes, according to the *Qieyun* system, fail in identifying cognates in dialects and to suggest an alternative way by using exceptional developments of final categories, which may reveal some implicit regular correspondences. ‘Exceptional developments’ refers to developments differing from ones based on the *Qieyun* system. This is because of some parallel outcome shared by so-called exceptional cases that makes them regular in a different way and therefore could be used in identifying cognates. Examples from Southern Min dialects are given in this article. They are: nã5 ‘林’ in tshiu7 nã5 (樹林), pe7 ‘父’ in pe7 (父親), tua7 ke1 ‘大姑’ in tua7 ke1 (夫之母), and mẽ5 kak4 ‘芒角’ in mẽ5 kak4 (事物的隱微關鍵之處). It is hoped that a method like this could increase 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help more in the study of cognates.

Keywords: exceptional developments of final categories, regular sound correspondence, study of cognates, Southern Min

* Professor Emeritu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